

永樂大典

三

卷二千三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三 六模

梧

文章

蒼梧郡誌序洪武改元之秋余以前福建行有檢校官攝梧之經歷司事。時知府孫公寧。元末治馬粦事之翌日捐文廟致祥采禮于先聖。其師輩追諸上請下而勉之。且究大梧之郡果屬萬歲。程役焚蕩之餘。故之亡去。詢諸遺老。得其跡之殘斷。欲承其傳志。未就續。方與官復舊職。郡僉拜公德新。通守張公德明。判府尹時中。知同周善卿會議之際。有新任通判范公文禮。經歷梁公彥。欽賈印章之任。開設府治。撫安黎庶。次日二公訪余。詢問此府圖書版籍風俗。余慨然答曰。近時宿儒拾遺郡誌。有風俗之美惡。人物之質否。戶口之增損。府庫之積餉。賦稅仙蹟。奇蓄異產。非郡誌何以明。范公喜而曰。吾亟從命。特刊以廣其傳。余得是言。假日與同志之士。因其舊編。畧加校定。歸者補之。訛者正之。至于明公之所紀述。則集篇末。序其詳。即公是之嘆美教化。孚風俗。固有望於後之來宣者易。若其事之未詳。載之不備。又有俟於來者。權梧州府經歷事。卓赤良心。庶古藤郡誌序郡有誌。其來尚矣。凡川嶽之形勝。風俗之厚薄。游宦之微甚。土產貢賦之運輸。水陸道里之夷險。莫不紀載。故觀扶輿之清淑。則知人傑所自生。視宦游之回正。則知懲勸所自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三

一

誠可為化民成俗之助。非持樞心也。資設論而已。古藤僻處遐荒。唐虞三代皆置之化外。呂后聞百舉。始與中國齒。文獻無所取徵。故忠烈孝義。悉淪沒而無紀焉。

天朝混一華夏。際天塘地。威赫幅員。洪武癸丑春余以天官司續郎。故藤州誌則缺焉。無足觀者。故加訂算。大體管窺。鑿測闇筆。逾年會合。憲富公來巡展。參漢措。加題跋。於是益有感焉。然後勉強著筆。博訪約取。參互考證。不經者辨之。凡山川名勝。人物宦游。賦貢道里。大率略備。又以忠孝為臣子大節。故於丁氏子。曾張二侯。尤致意焉。欲使後之臣子有所景慕。興起。特為風俗萬一之助。爾極知借鑒。後附會不能逃責。惟好古博雅君子。想而正之。幸甚。洪武甲寅四月既望。承事郎同知梧州府藤州事鈞臺金之仲謹識。蓋晉寧郡誌序。客古粵地。在西漢文。趾利史列於諸州令。持節治蒼梧。晉葛洪求焉。勾漏令。宋就丹砂。則客在晉。時金歲。引漏一小邑。猶動名賢之思慕。沿革數代。唐興。置立總府。閭閻間隙。為都督府。宣防禦。經略使。大寶元年。又改為普寧郡。乾元間。復為容州都督府。仍以防禦經略使。今利史兼充元和中宣容。統領州十。二。此時人物繁庶。節制諸州。軍馬號為五筦之一。舊制云。若宋釋李勉。杜佑。馬摶。盧杞。李淑。王維。輩。皆當代名公巨賢。由五筦。迨朝多至御相。以風俗而論。衣冠禮度。並同中原。以山川而論。天下洞天三十有六。而容有三焉。皆神仙所居。至古乎人物絕紳。遙朝祀麾。特節試于春官。亞魁。天下士之觀光。上國者。代不乏人。至古乎土。境廣人稀。民貧戶少。大抵水種皆人力之所成也。國郡志曰。觀郡縣地。里皆山川奇風俗之所由至矣。年來毫釐。運刻旱澇。頻仍。戶口蕭條。人

永樂大典

卷二三四三

烟散冥廢興由於天也。山川如故人物渺然今之客特耶華耶。客郡誌古存楚漢版籍俱為
壞盡之未。大元混天下郡縣盡入興國。家金城庫附以地望立為總管府。人民來歸而真居市
肆不易接諸傳皆誠王師之仁乎昔有取江南之後拾圖書而已客雖遐方下郡然均在寸尺
地之內使異日職方錄固不可無書。因夢搜乎故老耆儒之記聞博採於先賢之題詠是邦者
繕寫復而錄之成編有遺篇所可收拾不盡僅改而正諸以俟來者時至元乙酉
前進士浦江甘文卿序客州編序郡地始自秦始皇開五嶺置南海桂林象郡漢定
粵地置交趾刺史列于諸州令持節治蒼梧時普寧郡未經見也。考地里志交
趾緣大其句鳴鶴與婆同綏今之句鳴普寧西北流東以是地隸交趾明矣晉
葛洪求馬到鳴鶴令刺史鳴鶴在晉清未廢也其後併為合浦郡宋太始七年分合浦
縣置南流郡歷齊梁陳不改隋廢南流復為合浦水平二郡隋末蕭銑遣將張
繡略定嶺表於此置銅城在今縣西南領北流蒙石巖川謂龍南流陵城
普寧新安八縣唐興置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以其地降貞
觀元年改為容州以州西有容山焉。元和中徙治普寧領縣六普寧北流
陵城渭龍欣道陸川而州自開元中陞為都督府。天寧元年改為普寧郡
乾元間復為容州都督府如故仍置防禦經略等使以刺史充元和中置
容州經略使領州十二半牢自順繡蔚林黨數實禹廉儀驛領縣四十八始

水樂大典卷二三百四三

二

郡知府趙君訖三邑四境之民。遭其劫掠焚蕩。兵火相仍。手接揚光敗後。疫氣大行。殘民流亡。爲甚。元世祖皇帝是庚申年。建國於開平府。爲中統元年。至元丙子。終於宋祚丁丑。大元丞相阿哩海牙。南征從廣而取路貴州經蔚林州。差官到來。收取城池上軍名將。摧郡半衆全城歸附。改州爲安撫司。以彭廣爲使。後又改爲路總管府。今改爲州。領縣二。曰北流。曰陸川。蒼梧志嘉魚亭記。蒼梧郡城之南。有亭曰嘉魚。巒然臨于江濱之上。大夫士之過是邦者。必艤舟其下。而登覽焉。其山川風土之美。陰晴朝暮之變。魚鳥之飛泳。風悅烟棹之往來。競秀參奇。萬態畢出。崎角佳致。宜若不相謀者。至正三年冬。民弗戒于大。亭井燬焉。郡倅太原王君宗。實行太守事。既然。以循復焉已。任謂郡邑之有亭館。所以適情性。供宴賓娛賓客也。此亭雖小。而名本周詩載諸郡志。平載倣觀莫或廢之。不有作興。無乃貽。謂後人有愧。時昔已乎。於是與照磨劉棟度。經費市材。凡命匠計工。因其故址而一新之。郡倅父考。徘徊延佇。美倅之功徵于記之。乎嘗讀柳子厚訾家洲亭記。美其不驚遠不陵危。環山廻水。四出如一。以爲遍行天下。惟是得之。暨余叨字桂林。訪求勝槩。則蕪徒久矣。復控于大府之下。奔走承順。日不假給。回視昔之爲守者。從容假豫。得與士民肆意於游觀之樂。萬不侔矣。獨王君所爲郡事。

水樂大典卷二千三百四十三

三

簡民淳若可優游。而又據三江之匯。據百粵之衝。元成旅節之經由。使者舟航之絡繹。送迎力役無日無之。而君乃能制繁以簡。制劇以易。復斯亭於既燬之餘。以鼓舞其國風。非政治之要素。得於家庭。而啟手通才。未易臻此。其自今德益厲。民益信。蓋以急時以和。公退之暇。日與僚吏。尚羊乎新亭。或夙止雨霽。天清日明。舉網得魚。置酒高會。挹祥光於坐上。左顧水井。右瞻白鶴。誦依然。汕汕之章。而賡以高翁。火山。潮海之句。觴豆文鏡。賓主微酣。乃想像重華之熙洽。等而上之。則不惟斯亭幸。而實山川之幸。非止山川之幸。而實斯民之大幸。有非言語之所能盡者。特見風雷丙穴。覲燭鵬搏。不扶搖九萬不止也。方之濠上之樂孰過哉。越二年歲在乙酉。冬十月望日。中順大夫靜江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前進士河南元光。祖記。梧州朗吟亭記。歷觀前代神踪仙跡。得名於宇宙間者。必堅祠宇。像益爲山川增重。金碧絢耀。華以臺榭。珠瓈錯落。動諸碑銘。若是者。豈直爲游觀美哉。蓋使乎千載之下。履其跡而知其實。庶乎清風高躅。不致於泯滅無聞也。蒼梧爲百粵支郡。山連九疑之連翠。水匯三江之合流。郡之東北。峯勢巠崿。聳而爲區。有亭屹然平挹江瀨。俯瞰清流。火山峙於前。水井湧於左。虹橋卧波。人境伊邇。回仙舊憩。於是亭日朗吟。猶曰飛仙。有自來矣。徵諸淳成集。有朝遊北海暮蒼梧之句。

爲尤信。余嘗杖策而造焉。風卷嵐陰。秋凝海氣。雲岑烟態。翕歛萬狀。剝然長闊。山鳴谷應。於是時也。年世鴻虛。飄忽動盪。萬慮俱忘。翛然物外。若與世而相違。亦勝游也。戊申其後。再過其地。株莽交纏。墻壁傾圮。特異事跡。感今懷古。爲之悵然。是年秋。慕畏卓君良心。謀於郡侯。拜公德新。日是郡初入中夏。版圖百廢未舉。固政治之所急。侯諾其議。於是三皇虞帝宣聖之居。寺觀神祠。皆易而新之。是事亦興葺理。假日郡侯與諸僚幕極目登覽。酒酣。良心曰。夫武山河之固。國之利也。茲遠夷懷聖化。地力贍以安於溪洞。而吾境得以無擾者。此吾儕與郡侯之所以政餘而尚羊馬。是可繢也。安得老髯袖青蛇而重駐於雲陰之都。翌日具以頌木碑余志之。噫。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諸公之志與范文正公方軌。後之爲政者亦將有感於斯術。署同游者。俾曰張明德。判曰丘五時中。慕左周善卿。董是從者蒼拾主簿楊德。記之者則鄧郡陳汝也。荅州重修五顯廟記。荅拾丘五顯廟在城之北。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冠冕百粵。襟帶三江。蓋山川之鍾靈。宜神物之所都也。神祖廟出徵之婺源。行祠遍天下。皆極山水名勝幽絕之處。人多崇其香火。歷代屢加封號。有宋寶祐間。本郡重脩祠宇。知軍州事吳宗達。爲之大書榜額。繼而廬陵暨道劉明甫。朱脩子。皆願擧神位。弗稱誓謁。

水樂大典卷二三四三

四

祖山命匠雕繪真像。以至元丙子九月回構。募善信屏建華光殿。晨夕奉來。郡之風俗擴戾。民瘼難處。病不授藥。痔之即愈。有疑不決。惟神是卜。甲辰春。拜住德新公以宿衛之裔。歷中書行之考績。累官秉監是郡。每遇旱澇疾疫。禱之無不應焉。連歲猺寇猖熾。犯境上越。商私鬻。暴萌盜掠。持之或反踪遁跡。或改圖向善。所以城守不驚。民堵自安者。皆神力有以致之也。神乎神乎。功利兩間。人其舍諸。今戊申之歲。

皇帝建國之改元也。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政事恭

太子同知詹事院事廖公。副將軍淵江行省參知政事朱公。都指揮耿天麟。鎮撫王羣。拔撦達慶。按兵竟上。飛檄來諭。邦人恐甚。惟神是告。拜公偕其僚屬。應天府人順人。肆其符章。老弱之民草食童策以迎。

王師遂使兵不血刃。官復其職。民復其業者。又皆神力有以致之也。是歲秋。總戎升侯之志。爰以前攝行知府事同知張按禮。不花。刑府正。閩。知事周元善。俱乃其職。前福建行省檢校官卓赤領。攝經歷。壓司事。淮政之暇。躬謁祠下。拜侯曰。神之福于郡民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官守賴之。茲墻壁就圮。椽桷間朽。莫支風雨。撤而新之。民力具贏。持若之何。姑葺其朽者。紀者加諸華飾。勒神之功於石。以俟後采。可乎。僉錄惟允。於是令所事成。

上役祿之榮之烜赫以密。樓閣間敞。堂廡幽邃。點翠升澑舉如法故巍巍
之相枝萼相輝而神之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月日具
牲牢醴齋而祀之遵典之微余書之。余惟神之出處在人耳目。茲不暇
論人之言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然神之在天下人之敬
事。患於水火。神之顯通捷於影響。神人交感之機微矣哉。世所謂佛中上
善。天下正神良有以也。稽諸祭清能禦大灾則祀之。能禦大患則祀之。神
其有之。永茲廟祀以無愧焉。且郡侯之為政有足稱者。不持入也。凡
開天之門。虞帝之祠。宣聖之堂。暨釋老祀。

聖之所靈。壇仙跡之地。皆究心而修之。可謂知本末矣。至于此。則以其福民之
厚而然也。是宜書。并為詩以記之。其辭曰。飄飄乃揚旌。坎坎乃伐鼓。神洋洋
洋兮庄在。靈續續兮來下。福我予斯民。保我予斯土。億萬斯年予祐我
明主。時洪武元年冬十一日。前奉訓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陳汝楫撰。前亞中大夫梧州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防禦事權知府事
升住立石。靈廢說爲御史池方平公作。葉蓋原

聖王御極。祥物應期。其未尚矣。伏羲氏作龍馬負圖而出河。黃帝肇轝自澤能言
而垂訓。神羊觸奸。百獸率舞。載於唐虞之典。神龜出洛。麒麟在郊。紀於夏
上命。金匱廣西憲。分巡其北。三月壬寅夜漏三鼓。鳴於卯二鼓。又鳴。意若告若許
者。其聲嗚嗚然。初若嬰孩啼。少焉若豺狼號。始聞不辨其何聲。後詢知其
紀。詳然其鳴必有應驗。休徵則使車至。咎徵則公文發。今連夕鳴瑞。嘉之。
微。實按察善政。有以召之也。余謝之曰。吾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未聞

與物本無以異。而物往往得氣之先。以兆帝王之祥。如絳史所載是之。
察御史池公。南巡至陵。其應如響。心甚異之。嗟夫。一元之氣流行兩間。人
今上下千百年間。兆朕吉凶。愈久而愈驗。已得非百粵山川精靈有以司
之乎。抑令御史政令肅清。以成之歟。蓋冥漠之妙。莫究端倪。何感應之殊

水樂大典卷二十三

五

永樂大典

卷二三四三

徒於持杖耳。聞目見靈異之事。雖歎誠然其備已。予歎今
明明在上。穆穆在下。群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以天地至和之氣而寓諸
物。體祥至應有不期然而然者。余事而爲之說。以廣其傳。庶後人采史者
得有所考焉。洪武四年辛亥春三月壬子奉議大夫僉廣西等處提刑按
察司事建安葉原賀字孟原撰。神蛇說爲梧州五顯廟述。葉孟原
五顯之神載在祀典。著靈蹟在在有之。未有若梧州祠之尤靈蹟者也。
祠在市治之北。文雲山之下。每有倚彷。其應如響。又能捍灾禦患。閩郡之
民情恃之若父母。飲食必祭。然往往憑神蛇以招其靈。辛亥春余接臨其
地。聞而異之。未之信也。又三月朔。詣縣學行香。過其祠。使人偵之。果有神
蛇蜿蜒盤旋於儀門之右。其色上如蒼玉。下若黃金。左右顧瞻。揮之不去。
耆父於是試之。以手而不噬。酌之以酒而能吸。非蛇之靈實神之靈也。遂
下馬謁神而告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幽明之理感通無間也。且神
依人而行。未聞依於物也。今五顯之神不依諸人。而依諸物。豈非托物之
靈以通其神歟。不然。何以蛇之屢顯見之。大抵蒼梧為郡。百粵之區。虞舜
陟方之所。呂仙上昇之地。山有大山。泉有本泉。默有靈巖。炎漢之時。三陳
六吉文章事業。烜赫乎其間。山川人物。紀載可考。是三江之要衝。東南之
麗廟貌威嚴。桃竹蒼翠。與太古今絕功頌德碑石具府。皆神之靈有以庇
之也。刻

新朝大軍征進。布不易肆。兵不血刃。民護入安。亦背賴神陰陽之功。靈蛇繁衍
之應。有以致之也。宜其持書以表不朽。茲因蛇異述神之靈而爲之說。或
有難余者曰。昔人繫蛇以著名。吾子說蛇以爲神。得毋異乎。余應之曰。古
今之事。萬萬不侔。特求其是與非而已。事苟是矣。則繫者非而說者是事
苟非矣。則說者非而繫者是。是非之間。不可不察。余持說其事之是者。難
者謝曰。聞子之言。非惟可以解愚之疑。亦且可以辨民之惑矣。遂卒爲神
堆之說。用以警大執政者。而因以自戒云。南薰樓賦。洪武癸丑。禮僉
憲廣西分司梧州。是歲季冬。自平至梧。偏歷所屬州縣。越明年甲寅春三
月。始克草事。復還至梧。與憲史何文通。李原道同登薰樓。閱郡志。見前記
郡廳者三人焉。曰莫日龍。曰陳南生。曰呂思誠。呂公卒。前代文章政事籍

籍可考。其名據日南薰於茲郡甚稱。郡境內附。樓石固在。適時初夏薰風
南來。仰

聖德之如天。嘉生民之休息。邇禹之賦。其辭曰。揚州之域。半女之墟。火山峩
峨。我是焉蒼梧。安有金雞樓而容與。覽風景而踟蹰。喜四民之樂業。感萬物
之昭蘇。俄而薰風來。新涼如水。披襟當之。悠然而喜。顧謂同行二人者曰。
思昔有媯御極。重華協德。海隅蒼生。順帝之則。帝居深宮。於永鼓琴。載歌
南風。以和民心。是風也。起自離宮。入於坎穴。徘徊綠水之濱。宛轉有蘋之
末。度茅棟而粒雲不飛。拂土階而纖塵如遏。于斯之時。戶無死厲之民。家
寧大孔之子。鼓腹而游者忘匱乏之虞。含哺而嬉者絕憂愁之思。帝於是
省方南巡。吉至於梧。吳二後屬飛廉前驅。鑒鳴和應。威隨帝卑。梧也何幸。
重幢屢顧。出作入息。忌帝之去。物換星移。去古蛇闘龍爭。鯨吞虎嘆。桂林象郡之區。射陀都老之裔。歷漢唐宋。至于前代。
不識此風者。以億萬計。

聖皇致治。駕唐軒虞。

皇風熙熙。備于九區。宜南薰之長養。還淳朴如古初。俾祝鉞東之天。春遠郊國
之地。迷園於復素之中。同歸於發育之內。又堂特蒼梧之民。薰而為比屋。

可封之俗。化而為野。無遺賢之士乎。禮以布衣。飲冰

明詔。持憲廣西。分司嶺峤。既竣事而言旋。登斯樓而瞻眺。風飄飄而吹水。望

牛門於天表。砍采風而歸夫侯

綸音之

宣石。維子二人。寔同行役。頤記斯文。寫諸屋壁。儻郡來之增脩。庶有徵於輸星。
已而舟人告行。雲帆千里。覺南薰之襲人。尚涼主於几席。奉議大夫知廣

西等處提刑按察分司事河南富禮賦

蘇縣志古今文集。李衡公上西廄書琳珉石刻。真蹟布衣。李靖不
不縱狂簡。致書西廄大王。問下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晦。
乃著人神之道。父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天。伏惟大王。
嵯峨撫德。肅矣凝威。為靈術制百神。配位名惟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
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杞興雲致雨。天寶肯從轉孽爲祥。無有
不願。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健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
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矣。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邪競逐。郡邑
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掣。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校以開山河。仗萬

姓召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據。欲仗劍竭節。
未有飛龍在天。揮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陛下。惟神鑒之。顧告
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繫鼓若三問不已。亦何神之
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畧。亦未脫也。惟神裁之。志
機子說。趙藤州字夢符。號忘機子。本諸漆園叟自鷗忘機之語。求余爲
之說。辭不獲已。迺爲之言曰。幾者事之微。萌于中而未見于外。人所不知。
而已獨知之也。一念發動。則物隨而應之。譬鷗一微物爾。漁翁忘機。則日
與之從事。一旦易慮。卽飛去。微物尚爾。況於人乎。古人見幾而作。不俟終
月。良有以也。易曰。知幾者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之幾者。其唯聖人乎。夫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其可以不知幾乎。且事幾之來。間不容髮。苟能知幾。
事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仕止久遠。各得其宜。若不知幾。但知進而
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雖名爲人。而自鷗之不若矣。漆園叟志驚高遠。動
令矩度。真爲此璧。蓋警夫世之不知機者。而吾藤州任民社之寄。抱經濟
之學。出故千里。處事接物。各當其可。其出其處。咸得其時。可謂知幾之士。
今以忘機爲鄉。意欲使舉世相忘於無事之天。而爲熙暉之民。非民於易。
無方而神。無體之義者不能也。蘇州深於易。姑以是而爲之說。其先鄆縣

水樂大典卷二三百四十三

八

宦族今附錢塘相云。洪武壬子春正月辛亥。建安葉原賀書于肅清堂。
題藤州志後。宋馮文簡公。藤州。漳澤縣人。韓。本。舊。爲。附。鄆。縣。今。併。入。藤
州。實我先丞相鄭公之婿。鄭公以其賢之。著文之。通文簡者既卒。復以次
女女焉。前史載文簡熟名事業。臺盛州志缺而不載。缺而不載。固不止此。
吾意是州僻在海隅。人物鮮少。無有能道山川之險易。陳風俗之盛衰。記
故事。則其他可知已。洪武甲寅。禮分司至藤。訪求文簡公。後有名籍。字文
伯。者。爲。社。學。師。則。亦。莫。能。言。其。世。次。之。詳。矣。嗚。呼。海。桑。變。化。闊。聞。漸。盡。故
家。世。族。之。子。孫。棄。其。先。業。家。東。散。亡。雖。文。獻。足。徵。漫。不。復。省。在。他。州。他。桂
人。品。之。優。劣。如。文。簡。公。之。傑。然。持。起。為。時。名。臣。猶。弗。免。採。撫。舊。聞。為。一。州
事。河南富禮謹題。按前史富文忠公。廸。晏。元。獻。公。婿。馮。文。簡。公。又。文。忠
公。之。婿。也。今。觀。僉。憲。所。題。文。簡。公。事。則。兩。娶。相。門。之。言。爲。可。信。然。姓。氏。源
流。引。此。以。爲。文。簡。爲。元。獻。公。婿。非。是。併。記。于。此。釣。臺。金。丈。仲。謹。書。古今
碑。記。斷。碑。缺。二十六。字。登。儒。科。錄。薦。送。至。試。缺。一。字。其。致。十。三。字。京。其。一
之。公。本。藤。人。隨。父。致。十。二。字。元。年。致。文。仁。宗。皇。章。秋。十九。字。寵。致。八。字。於

鄂而於藤者得非以乘輅爲政三字邦尋究書序本末。凡聞之文既無所
訂正。訪諸耆舊。及馮氏之族之後亦無所諭其詳者。郡志直謂六字皆出
宸翰。意必有所憑據。或謂當時止是遵奉御筆。指揮立此。惜歲月漫漶。
文簡又寄籍他邦。至於文獻不足證也。惟公一代偉人。不惟科目鮮儼而
立朝大節亦著見青史。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臣假守于茲。
每謂此事中州猶不多見。詐敢不揭而揚之。以稱先朝褒寵之意。於是
摹而勒諸石。期與藤之山川相與不朽。且冀有振遺響於寥寥之後者云。
淳祐元年歲次辛丑九月吉日。朝散郎宜差謹知藤州軍州兼管內勦震
事賜緋魚袋臣李萬頓首謹跋。斯石乃宋仁廟御書錫文簡公者。字臣
李萬欲其久而識諸石。歲久石爛。宸翰遠去。斯文亦漫滅過半。訓導石如
器起諸空泥而樹之廡間。所謂御書六字竟不知何字。在淳祐初已不得
其要領。况後世乎。余家存歲文同竹石。上有朱墨重書。固陵賜先作肅
公者。其一本有御寫風清節勁可勵臣子等字。馬好事者竊去。前述士宋
先生夢鼎識之曰。豐城之劍非博物者不能知。而其分合變化。又有人所
不可知者。此所謂寶也。余愧狹革多矣。予當寶其幸存者以俟之。愚意斯
石亦猶是也。他日宸翰略回。煥然一出。與斯石合。詐可量哉。文仲亦特寶

其幸存者以俟之。重脩李衡公祠堂記。古之善爲政者。不以化達民
隨不足以禮法。治而惟恐其教之不至。故民皆樂其政而歌頌之。及其
去之。思慕之不足。乃相與創爲廟貌。以彷彿其平生。是以風俗傳播。歷世
雖久。不能廢也。李衡公廟在南儀之城南。州人歲時而祀焉。蓋公之初平
蕭疏之江漢之域。莫不爭下。招撫餘黨。度嶺至桂。授桂州總管。公爲桂
州。以嶺外之遠。非震威威。示禮誼無以變其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民疾
苦。宣布天子恩意。而遠近懼服。至是諸郡多有祠焉。豈非所謂善於爲政
使民思慕之不足者與。己酉仲春。予假守連城。郡視事之三月。吏白謁祠
下。祀公之美風忠烈。如存焉。然而裸露地腐木蔽風雨。神像肅然。才青莫
辨。於是命工完葺之前。啟其廉以嚴祠事。從重其室。以復新像。庶幾追禮
於其祠者。薦享典備。中其儀式。而不放瀆矣。嗚呼。以公之盛德茂功。卒卒
偉絕。乃能不以遠方之故。而示以禮誼。遺愛至于今數百載。可謂盛矣。後
之爲政者。或鄙夷其民。而且病之。聞公之風。宜有愧焉。公世系功業詳于
本傳。此書其大槩云。熙寧四年辛亥二月。辛酉承奉郎守太常博士。知南
儀州。軍州兼管內勦震事。騎都尉。借緋衫供。藤城記。廣石之地。西接八
省。南連交趾。惟藤最爲衝要。蓋以左右江東流而經其城之北。繡江北流

永樂大典

卷二三四三

而遁其城之東。二水湊流接於東廣。名曰三江。會口舟車輳集。人物繁稠。古城方七里。自宋至歸附地跋久矣。至治年間。始有明寇。自左右江乘船出沒。行劫。前任守牧每遇警息。止是因循立網隄備而已。泰定己巳。寇勢猖獗。越從綾江而下。攻陷其城。殺傷軍民。繼經一十七次。縱火焚蕩。廬舍公廨廟祠悉變灰燼。无樂之墟。官民失守。棄城逃于山谷。刑棘成業。白骨猶望。往來見者莫不寒心。至順辛未春。朝列大夫三峯文公辟來守是邦。下车之初。首詢其城破陷之故。慨然發憤。晝不遑食。夜不假寐。奮思良策。期與藤民固于方樂之城。遂集諸父老會議。因古城舊制而增修之。務在不擾而辦。然以本州版籍遭大不存。乃督聚邑籍其社農桑丁口。驗丁數派。每十丁修築一丈。立定規模。傅之久遠。但有損壞。隨令修葺。於是民皆歡趨於役。旬月之間。城壘一新。而秋毫不擾。且敵樓雉堞聳漢連雲。爲嶺外之傑觀矣。乃分布軍兵。措攻戰之具。嚴加守禦。及四境繫闌去處。各設巡捕把截。隣備重懸賞罰。但獲寇級者官焉賞。慢功者則罰。近城亦設首目官給旗鼓為號。凡寇至。即劃領兵接應。法令嚴明。隊伍整肅。壬申二月初三日。寇有四百餘徒。乘船來攻城之西門。公乃焚艤軍義赴敵。殺獲旗頭蘇烏等三名。射傷尤衆。寇又分火攻東南二門。城中策禦謹密。各寇退散。

永樂大典卷二三四三

十

向梧而去。是歲五六月間。寇數次往來。聞風怖懼。潛踪而遁。皆不能與民為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寇又有一千餘徒。乘船一百餘艘。聲勢昌盛。是夜明大賊於城西兩岸。為見本城備嚴。不敢嚮逼。下流攻劫廣東等處。殺戮軍民。橫屍蔽江。不計其數。至二月初十日。復從州北背地而回。於此郡人益感公之功效矣。至達方商旅。鄰郡士庶。遭寇漁獵。扶老攜幼。而來託者。如歸馬。凡在城寺觀廟祠坊巷。先遭焚毀者。咸新之。是不惟民獲其安。仲祇亦有所賴矣。公乃西郡世家。自顯仕于朝。卓負器望。茲出守于藤。遭外寇作孽。且以嶺外二廣。海北三道。郡道。皆罹其害。獨以藤城殘破之餘。乃竭力禦慮而完之。肇獨迴狂瀾於既倒。而屹砥柱於中流焉。信亦難可之。茲以藤之父老備其功蹟。告余徵言。書之于石。余嘉是事。而敬公之德。遂為之記。時元統二年歲次甲戌。仲春吉日。登仕郎容州社流縣尹兼勸農事莫瓊撰。藤州儒學承器記。極天下之盛德。享天下之備禮。禮之備德之盛也。國家設學校於郡縣。豈以文天下之平而已。崇祀典。開未學。蓋於是乎在。禮器名物。其可不備乎。古藤越在嶺水。教道雅俗。獨與中國等。監郡郡守。通字暨舉官之蒞政也。則望殿謁必含采之禮器缺狀。退

而謀之議以充合。遂得學山木價之已夫者三百六十貫有奇。界儒士廢
夢弼郡史李玄珪。即工于畚禹。越三月器就歸而釋奠。禮用必成。於是
學在郊。置籍度諸郡庫學官庫職滿代相授受。膚則司器暫掌焉。其用必
可謂速矣。嗚呼。聖人之道在兩間。萬世百千載一心之崇報典禮奉秩享
祀。陳搏俎列簠簋。聖爵秩秩有序。少為貴而多為夷。登降俯仰。雍容揖讓
乎其間。內外諸生。各恭執所事。耽膚之固。筋骸之束。觀感興起。亦不知其
有以自立矣。歲德備禮之矣哉。斯所愈久愈不忘也。吾將見人材說說。必
後有如馮相國者。由斯學出矣。是蓋守臣不負國家建學立師之意也。噫
天下之學皆若此。豈不可乎。禮器一百二十九。工值三百貫。餘為脩飾殿
廡費。至正七年二月日。藤州儒學集書記。聖朝混一四海。文輶萬方。
建學興科。以遺多士。然必資於書籍。藤雖僻在遐荒。然古稱名郡。地靈人
傑。在宋則有馮文簡公。由三元而致相位者。自經兵火之後。科目之興去
七十年于茲矣。而泮宮無片文之可攷。宜其後進蔑無聞焉。至順壬申郡
守朝列大夫三峯文公以外寇故備葺城壘之餘。遂併泮宮而新之。其規
模尤為宏麗焉。特以書籍之未有。適於癸酉之夏。會儒學官伍直及執事
者僉議。每取出貨。暨郡邑官吏各以襄俸贈助。令譚津邑諭廖廢諧江廣
模尤為宏麗焉。特以書籍之未有。適於癸酉之夏。會儒學官伍直及執事
者僉議。每取出貨。暨郡邑官吏各以襄俸贈助。令譚津邑諭廖廢諧江廣

下簡寬。問學則傳古而通今。重道則崇儒而下士。深知爲政之先務。可謂當世之脩良。盡心爲治。深察民情。首先建議。督責所轄。鎮津等縣。督管民戶編排上中下三等九甲。額定每田一千畝應當里正一李。自上而下。週而復始。行之期年。已爲定式。又以每歲遠近。各糧擇撥不均。使富者得就。近輸。貧者遠倉送納。誠爲偏負。遂乃立議。驗各戶田畝。均徵腳價。止令里正償還。以革舊弊。舉是鍾士俊實貨成之務。使賦役均平。民以爲便。是以鄉無叫囂之聲。民免橫科之苦。戶口增創招諭在逃。站戶梁徹等一十六戶。計丁二十有一。携持老幼回鄉復業。田野闢列。肩州等處流民。前來鎮津。地面居住。開墾絕戶。李育等戶。田土一頃有餘。俱有成效。詞訟簡賅。聽斷無私。苞苴不行。庭無留訟。民自不寃其樂寃之。則脩築城池。編集義士。多設方畧。訓民講武。義至有防。遇有聲息。以身率先是。以盜賊聞風遠遁。本境之內。晏然清平。其興學也。脩葺宮牆。鑄造祭器。優撫名儒。訓導生徒。作養後進。務要成材。本州儒學類徵租糧一百四十七石。訪知中間多有作弊。督責直學馬義。搜究出上年未曾作數餘糧一十三石。類作正額一百六十石有奇。通行徵收。每歲孟秋。公規了畢。會集教官。將引主徒。暨本州吏貼。於公解後。聽講說書義。歲終方畢。其政荒明。於至正八年春夏之際。江水泛漲。渰沒田禾。青黃不接。商旅不通。民間缺食。自備口資。收羅糧米。自五月一日於通衢大道施粥。一月。自朝至暮。應接不怠。每日不下五六百人。大恐遠民不能徧沾。議將本州見時官錢。約量賑貸。是時縣令華陰楊泰甫。美實贊其事。欽成止收本錢。還官餘無所需。民賴而活者甚眾。是以官有惠而不費之實。民無流移失所之愁。僕之爲政如此。可謂深稱守令之職矣。誠所謂不言而化。無爲而成者也。此非儂悌君子。爲民父母者之能如是乎。今之脩良者。將在是矣。嗟乎。余耄矣。不得見僕之顯耀於明時。惜哉。僕茲受代。將歸。一日。藤之父老。旅進而言曰。公號爲文辭者。居是邦久矣。郡侯之威德善政。公所深知。僕等固不敢贅。願嘉惠一言。以垂悠久。以俟夫觀人風者採焉。庶乎知僕之政有實德於民也。如此。知吾郡之俗易感化而不忘也。又如此。使上之人聞僕之蹟。嘉僕之心。舉而置之要路。是僕之德。非惟吾民實受其賜。將舉天下咸嘉賴之也。抑又如此。豈不博哉。余不獲辭。放牘已之所見聞。與眾之所見聞者。皆僕之實蹟。而隱之乎。故叙次如右。以示古藤民無忘僕之威德。衆曰。唯。請以爲記。時至正九年歲次己丑。冬月吉日。徵事郎前柳州路總管府推官八十翁羅伯龍記。浮金亭記。余觀古藤形勝在東山一景。繡江南來而經其下。碑

永樂大典

卷二三四三

水湊流而歸其東。春水既益。秋波未消。自州之東南望之。山勢宛然如浮於玻璃中。蒼烟喬木。斜陽古渡。空實相映。遇目五色者皆是也。舊有浮金堂在今李衛公祠山之前。宋紹聖間。東坡先生遷海南。解舟登眺。舉酒賦詩。其曰。愛此小天竺。特來中聖人。又曰。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蓋言其江山形勢。倡天竺。雲山江月。如錢塘。使人胸次磊落。情景相忘。殊不知瘴鄉之爲瘴鄉也。吁。蘇子遠矣。此堂豎矣。山水寂寥。草木堙鬱。亦已久矣。奉定戊辰春。龍岡秋山孟公主薄錦色。趙明李秋稔人和。政事多暇。頗放情於山水之阿。樂於詩酒之外。因與僕浮江而東。及暮渡津而西。秋水添盡。月影在渡。江風徐來。水月相盪。秋山額日。此非浮金之真體歟。於是弭稚光波影。自溶液。江風細細。金鱗浮。時正中秋之夕也。得非廢興有時。邂逅今夕。所以秋山遂有意於此矣。明日追索遺址。以其山路崎曲。不便騎人。過客之所。登覽焉。秋山性廉介。好山水。綽有古人之風。每一泉一石。必徘徊顧玩而後去。及至東山之下。繡江之上。得一亭之地。與光華亭對。倚碧山。傍長江。竹樹交映。日月浮動。比舊址尤佳。誠馬比州之勝。逐相率居城士夫構亭於其上。亦扁之曰浮金。雲烟沙鳥。帆浪。稍稍變化。往來氣象千

永樂大典卷三三百四十三

十三

萬使人登斯亭。俯仰慷慨。而忘寵辱憂畏之心。果謂瘴鄉而已。武當與金山浮金堂。錢塘小天竺。同一勝槩。天曆己巳冬十一月十有二日。蘇州鍾津縣學教諭費克忠撰。重修廣法寺記。王化隆政教之具。作新斯民。釋家嚴經律之宗。開悟空苦。道雖有精粗内外之二。然其化惡嚮善。其致一也。夫庠序典禮。法制禁令。建諸天地。考諸三王。猶水火布采於生民。不可一日無者。王制五服。要荒惟鄙。道梗文喪久矣。厥民擴戾。改刦暴闥。然後作無時縫之以人文。則須加之以刀鋸。則拂。猶知所以奉浮圖事神者。豈非虛靈不昧耶。在昔禹治。莫不脩其性之偏俗之異。爲薦廩之具。皇元建國置吏。奉貢藤屬柱管。土地人民賦入咸遵中國禮法。居官者謹制度。守職者稽章程。至正乙酉秋。余以省檄遣海北督兵食通藤。父老李仲福等進而請曰。吾邑大夫皇甫珍。遺愛惠人也。知民之休戚。得撫摩鞠育之體。訟獄有格。寃濫斯明。凡獄呻百祀之廟。皆完而新之。而又崇廣佛宇。作大像焉。國祀釐以教化。吾儕鄙人沐德尤厚。故不贊諸文筆。勒之金石。以耀其德。而彰其穐歟。余嘉其固請。且矜其尚義。使人聞而視之。咸如所言。嗚

永樂大典

卷二三四二

呼。瘴薦之鄉。猺狹之境。而能卓爾不拔。為治不可。制作設施。動引規矩。操政教之機要。協民於大中。卒使政平教理。獲上信下。抑以難矣。世之君子。偉爵折圭。食馬而怠其事者。將無愧乎。至若啟上。未無象之門。介空戒有爲之法。雲構藻飾。又俠夫徒之君子。且撫諸事以獻之觀風者。馬特至五年。歲在乙酉。八月壬子朔。朝列大夫平樂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勦寢事進士完達溥化撰。通守張侯政贊記。古人有云。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張侯之篤厚是已。于特東南弗靖。道路滑仄。為王官者彌歲弗主。以故紀綱法度。棄如升髮。掉磬之徒。得以肆其嘗。據竊之搖。無以載其暴。氏之靡依。猶亦子之失乳哺。甚可憫也。鄂省大臣若有知馬。固署侯州司馬。俾撫摩其弊。俟將更戍。其父老廖惠彭英等撫侯之善政。凡十有七事。未赴帥闈。論列之。以備扈焉請。從橐其州人之誼。若干首為一大卷。今前橫州文學歐陽琳謁予文。將刊之石。以誌來者。庶幾蕭規曹隨有水而弗墜也。辭不獲。遂諳諸謠而為之言曰。藤羅州也。居八桂上游。山水明秀。風俗淳厚。四境之內。鷄犬相聞。昔之未游。如蘇公子瞻。秦公少游。皆稱道而歌頌之矣。况夫五羊擎富。淳商汎賈。舟楫相望。歲無虛月。可不謂之要衝矣乎。不意三數年間。前政既往。後政弗嗣。雖有一負半職。昧於治體。倒行逆施。百廢俱廢。試舉而歷言之。急先務者。亦未必若是之急也。有若城池之圮塞。甲兵之苦窳。旌旗之負固。田里之失業。使客之徵求。傳驛之空乏。賦役之不均。結攬之靡禁。吏卒之橫放。鄉閭之豪奪。費舍之傾覆。學政之陷沒。此蓋大較。除雖吏僕。且不可忘。如之何而能盡言之哉。侯至之日。見而嘆曰。百工為役。受直急事。猶犯不題。居民上者。祿足以代耕。而不知他日報政之効可乎。於是拆去牙角。破除崖岸。日與二三耆耋講求其故。首縮浮費。用裕民力。曾不數月。則令行禁止。興弊起廢。俾悅言言。撲摶轍轍。野無佩刀之風。水有濟川之具。大業者復。貧困者歸。使客蒙寢食之安。官屬獲視急之便。奸貪不行於猾吏。掊克不及於貧民。與夫折海寇之衝禦。達狂之侮。賊焚恤患。禱求祭祀。勤合禮節。民無怨嗟。驩虞如之。侯曰。未之為于弟者。尤不可不知學。方夷考學籍。履其車而歸其侵。歲入用增。廉鎰充足。餘束易布。市材命工。一新内外。視昔有加。由是弦誦之聲晝夜不絕。噫嘻。可謂知所先務者矣。故四方之人。津其涯而涉其境。必以予加額而嘆曰。詐圖龜黃。復見今日。而君父杜母地。恐不能久淹也。或有謂余曰。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余何以不然。特以此以諭夫人立身之大節。則可。若以論政。復有加於此哉。夫子嘗曰。義戰必克。癸則文稱。蓋聖

人之道動必以誠。誠即信也。信猶可及於豚魚。况人之武。今觀張侯之爲。此不出乎誠信之間。民故樂從而不怠。良有以夫。余故不揆其無陋。而勉皆判薦之。或願舉以自代。理亦宜然。侯名祁海。字伯堅。山東人。由湖廣行省宣使。今居是職云。詩曰。有藤之封。于桂之東。山高城墉。水為池深。方時之雍。有古之風。民和物融。如春匪冬。今非昔同。民因其中。惟以廉惲。祝天夢夢。天誠重牒。賢侯寔達。後誥其衷。烏黃為箕。缺鍔蕪鋒。匡脩厥容。史草頗富。公館亦崇。學廩常充。犴獄屢空。教蒸隆頌。聲諷諷民。謠雖公石尤可攻。紀侯最功。以詔無窮。顧侯奮膺。如夔如龍。致君嘉農。特和歲豐。至十七年登龍丁酉。嘉平良月。持仕郎前富州路遂溪縣主簿。錄志道撰。

追遠堂記 洪武六年春。金文仲請藤郡。越十有二月壬子。乃構家廟于公第之東。堂廡門垣。粗備既落成。以庚申高曾祖祔于廟。又追祀始祖于夫室。設蓬蓋薦時食。仍以祖廟追遠之名扁之。示祭盡其誠也。蓋追遠者人之所易忽。而能追之。則已之德厚而下民亦歸於厚。此聖賢之格言。

五

水樂大典卷二三百四十三

古今之通義也。金氏為嚴陵望族。其祖太常公謚作肅考。實為趙宋重臣忠綏立朝。義方垂世。迄今二百餘載矣。高祖參軍贊父府教士。未嘗以道學棄其家。敦信義尚名節。明哲保身。克享耆壽。位不滿德。洋流後人。文仲少穎悟。有志器。孝敬事親。勤敏力學。年未壯掇巍科。佐天官。請貳藤郡。古藤僻在夷荒。民僅雜採。寘頑強捷。號稱難治。雖俊秀間出。而父兄莫訓。則薰染久業為蠹。其俗好斗。每事惟神鬼是聽。不知烝嘗祠廟為何事。故家富于分。家貧于贊。甚者德色忤語之俗。比比皆是。生且違舉。況追遠乎。與言反北。可謂大憲。文仲蒞政初。即扶弱抑強。寬猛齊濟。飾饗宮嚴廟貌。以安神接。以致風化。公務雖劇。必造庠序。以講孝義。資奉雖虛。必捐廉俸。以周貧乏。親老異居者。責以就養。為後他姓者。抱其歸宗。作孝子祠。奉忠臣墓。遵行鄉飲酒禮。賓主俱全。不失其倫。錫胙宴樂。釐父觀成。所夏變更之道。殆庶幾乎。予嘗感今思古。自天子以至官師。降級莫不有廟。故事止如天府。齊明威服。蒸萬民懷。若將見之。世來禮壞。由貧而富者。不錄其誌。由賤而貴者。枉言其先。貨祀含寶。而薪槱立木者。盖總總之安能有追遠之念。而仗民德之歸厚乎。嗟乎。世有墮污。而孝無責時。地有失夏。而社無異同。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泯。而受父母之遺體者。未嘗殊之。特以教化不明。

無以作典之耳。故事視孝則忠可移於石。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繼美治斯郡而登斯堂者。志孝之心得不油然而生乎。吾以是知追遠之作。非一家之孝也。擴而充之。推而徧之。則天下之孝來不外是。其化民成俗之意。豈小補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久。曰。孝子不匱。水錫爾頰。其是之謂歟。吾故喜而為之書。明平甲寅春三月吉日。中順大夫吏部侍郎知南安府事宋麒撰。學正李盛同。或問追遠之作。祀高曾祖禩足矣。又追祀始祖禮歟。曰。禮之在祭法以冬至祭始祖。不有主也。則富祭之時何歸。況易世之後。新主祔而四世祧。祧主必遷於始祖之廟。不有始祖。則祀主何所附乎。由是推之。則追祀始祖固宜。或者謝而退。古藤八景詩序。郡必有志。志必有文。其未尚矣。蒼梧之南州曰藤。其志久曠。富春金氏五朝或守是邦。不鄙炎其民。而欲丕變其俗。慨前聞久墮。乃脩學官明教典。暇日詠諸父老。傳採遺編。不期月而成錄。且謂弗以山川景物之奇。無以感發士氣。於是歷覽通觀。而有得焉。序焉八景曰。東山夜月。石壁秋風。赤峽晴嵐。劍津春暉。鳴淵霜灘。龍巖露臺。登嶼聳翠。谷山列障。名公鉅卿賦詠詳至。且以示予。予謂月之風也。山川草木之是數者。何地無之。要在人取合。何如耳。今之藤之風月山川。久湮蕪。而一旦永章之。是亦物之一遇歟。噫。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三

十六

武守之用心亦勤矣。因其物以及其人乎。俾鄉之士子脫去冗雜。以遊高明。若是而未章之。品題之。庶斯景之不泯乎。深有望焉。遂為之序。洪武甲寅重刊良昌松臺林孔嘉書。八景之作始自瀟湘。南軒先生刻達。亦有瀟川八景。吾家嚴陵八景。寔得名于仲淹范公。蓋山川清勝。溢風月而快心目者。何往非景。莫必瀟湘哉。古藤雖在荒服。山水奇絕。安可以薄地例論。有若東山瞰江。而月旁千石壁掛松。而風生清。雨餘劍津客帆高。日出赤峽林霏薄。亂石戰鶴灘之流。方臺枕龍巖之淵。登嶼柱涼。鬱如螺髻。谷山列秀。隱若屏翰。允是數者。雖非瀟湘之偉觀。亦足為江南之清絕矣。山川之勝固不待人而名。佳景亦不能自名也。因錄其佳致以為古藤八景。騷壇老師母惜殊玉以成斯美云。釣臺令文仲書。

容縣容州志十洞後序。予始至南容。有長者謁曰。君勾漏此中有洞天皆神仙所宅。予笑曰。仙而宅此。豈有上界有通請來耶。後念雅川為譽元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因辭不就。乃為勾漏令。嘗以賞高不許。洪日非欲為榮。以其有丹耳。遂從之。蓋胷中如雅川所在焉。豈以瘴癘遙邇為疾乎。客日晉書葛洪至廣州。為刺史鄧嶽所貿。優游羅浮。尸解而去。九轉丹砂自成而勾漏羅浮也。予曰。夫仙者。來自雲土帝鄉。御乘龍遊海處。彼朝浴陽

而慕交趾。亦一僻息耳。今江浙間餘杭閩毫處處有葛仙遺跡。客同勾漏自葛君後何寥寥也。子曰。天仙者人自求知之。彼非欲求知於人也。九霄塵勞見何容易。天下名山洞府。非聖真所佳。則靈山所遊。如龍如虎。人尚不能知見。况仙聖乎。郡中耆老傳聞唐木。有陸君丈宰勾漏。每晨起策馬至名洞前。掛松薄書以次達罷。則大笑高呼抵暮乃歸。秋滿仙去不知所往。紹聖間。有長沙人邵虎字彥肅。忽自上岸歸棄妻子。至都峰勾漏洞遊。凡數年後。投人於祝融峯下。見之顏益童少。邀客而飲。醉失所居。邵君父老猶記其面目。而陸已失其名字。蔚異矣。附而書之。異時職方備圖者舊續傳。亦為庶幾。有攷焉。始興於首十月朔。長樂林莫史序。

贛州鈔林志。鼎建廟學記。學有廟者何。祀孔子也。祀孔子者何。尊聖道重民教也。聖朝學校布天下。而裔氓荒域。建學設師。美化善俗。尤所宜先務。嶺南士荒遐地。懸延海北。大理交趾。雲南夷江。大牙相錯。谿洞深窈。巨測憑險負固。往往鴟夷奸宄。惶然擾化。蔚林介嶺海。地曠而夷。弄兵潢池。恒弗戢。上下詩旅。無所於措。州有孔子廟在城南右邊津。春夏淫雨。水潦交注。輒匯溢瀉漫殿堂門廊悉淪沮洳。森嘵椎括。不可支拄矣。至元三年夏五月。真定張侯按撫不花知是州。仰瞻仍墻陵夷草莽。荒墮形弊。

水樂大典卷二千三百四十三

十七

永樂大典

卷二三四三

使僧馬魯丁撰記。秉議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之兄吉尼公德政碑鄭魯撰。聖天子在位之十有五年大臣之總百揆者陰懷專燭。政用弗疑中外側目無敢言者。于時唐兀氏之兄吉尼公由西南臺入升監察御史。抗疏極言糾其不可以相者五。事章再上。以公僉浙西憲。既拜命復上諭劾不已。天子感悟罷相臣爲太保。公曰。是不可以相而可以師乎。吾爲諫官言不用則當去。廼固辭。三臺各道以公言繫天下安危。不可以不繼之。皆馳奏之。於是太保歸田里。天下之人皆知公爲忠直之士。未幾丁父憂。公曰。免喪國利也。然吾以荐歷清要。不可以違聖天子爲治之道。居喪克盡其禮。上益知公賢。奪其情起列中政院。方是特上勵精圖治。一視同仁。無有遠邇。皆擬近臣以撫鎮之。尤以嶺海遙邈。反側靡常。非按之以廉明風屬之臣。有司鮮克率職。民將不堪。乃命公爲廣西憲副。至正十一年也。時都梁寇數千剽靈川。距桂林數十里。公督都元帥阿魯輝統之。孫思敬二萬戶合官軍擅義擒殺之。明年紅巾賊起河南。正月渡斬黃陷邵省。二月陷岳與潭。器械數百萬。鼓行而南。公集諸將辟有司諭之曰。今劇賊起閩左。衝行數千萬里。以天下久安。戰守不備故也。使其大駕深入。薄我境場而後擣之。勞師費財。震驚我民。非計之善也。不如要之衡。

永樂大典卷二三四三

十八

問而振給之。流亡者若赴其家。然廣西供億錢鉤數倍他鎮。新堤歲頃官本錢多拾萬鉢。自寇陷路絕三歲不至。民日艱。公嚴灘滯之令。道越境之貨。而共食足馬。臨桂民奉君狂謀殺秦禮。五裂其屍。分瘞塘潭中。而匿其仇。執秦孟華奉伯慶許子林。誣伏就獄者五人。有司上之。公察伯慶未讐。宜不與審謀。詳徵之果得秦君狂始謀之情。而獲別匿之首伏辜者六人。伯慶盡革得無罪。平樂民掠周蔣錢陸伯縉。并誣與猶通。東鄉民奉連先誣其狂以利其家財。獄皆已决。公據得實。隨正其罪。融民誣其官長。公一聽其訟。即得其情。乃反坐之。將士之貪悍謀不軌者。悉置諸法。不少貸。至若斯三皇孔子廟作通濟橋。崇與安堰。禱雨祈晴。而時牧蕃恤勞。感出公帑。謹城守草冗濫。斥糧架止木作。政跡之著地有寧碑。民有歌咏。不可一二數也。於戲。是以靖亂仁是以惠民明足以別枉直。由其有忠盡之誠。廉潔之操。剛方正大之氣。故宜見諸行事之懿如此。况同寅協恭。若都元帥萬列威實公之忠。參畫獻皆有經歷佐公之質。宜其政無不舉。而澤無不被。是何达人之多幸也。而既士民感德懷惠。俾魯爲文以紀實迹。刊石通達以示不忘。惟公在中臺時。曾以檢討經筵。視親公直言極諫之忠。中朝之人皆同。紀綱之振。未有今日也。幸在接治下復觀公德政之美。杜

水樂文卷二千三百四十三

十九

林之人。又皆同憲司以來。未有今日也。中臺之事固已載諸史席。昭揭無窮。惟今日之懋德善政。不可以不紀。曾不敏然嘗以文辭采已覽。其所述。或是取信於未者。敢叙其槩而條之。以頌公字尚文階大夫云。頌曰。於惟世皇立極建邦。既定典常。執十紀綱。耳目之司。烏臺相府。執我天憲。明我王度。我皇繼聖。克寬克仁。相臣否德。我用弗循。于時諍民。惟唐兀氏。自簡有嚴。豸冠斯須。批鱗強諫。繫國安危。天威有容。仕已放辭。帝心同仁。無

間夷夏。我公南宋。繡衣馳馬。廉明綱正。仁裕公忠。秋霜烈日。甘雨和風。既邁大光。亦翦群惡。威信攸加。孰故不若。北被湘波。南臻海陸。其民雍熙。固識亂離。彼民其饑。我來以積。彼民流離。我上于息。稽古敬先。尊德尚賢。禮樂有容。講肄有建。人早以森。績陰以審。天監其忱。民服其惠。如金如湯。我陞我祀。如熊如燕。我族我師。卽刑慎獄。舉直錯枉。禁止令行。尤罰信賞。崇德霸臺。就如公優。前政桂憲。就為公倚。我公之功。我公之德。士民永懷。視此貞石。

詩集

梧州府蒼梧志題蒼梧郡 陳恭公 美訖南方景物殊為君聊且詒答
梧地傾二面城北壯江邊三流氣色羣山蓄火光因政出石藏牛影為仙

呼官傳聽自唐丞相民頌恩從漢大夫龍母廟盡神鬼集鰐魚池近个鱗
趙朝臺望斷悲岐路水井窺頻失髮膚鱗美不堪全用鱗果你何忍令而
奴雲牋上圓名終遠郡帶諸藩勢未孤銅鼓聲浮翻薜蘿枕榔林靜露真
珠半敗花檻遠未撫弦壓鶯哥盡鸕鷀三足吉祥文尚載獨奉為來事元
無封疆自覺隨時廣飲食從分遇嶺珠行伍載威遲下武兒童知樂學從
儒風輕別浦未漁唱入塞門坊懲酒爐服尚蘇華樂而苟市相交易類全
吳嘗布賢帥偏裁柳扇慕良規各制薄春聳門闈多列戟雪從絃管舞双
珠只因談笑平風俗借用詩詞和移襦萬里無媒休促蹇數年從宦弄斯
須却憂別後韋吟想欲寫幽寄入畫圖寄蘇州弟子細蘇軾九疑
聯翩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樹裏落月未落江茫茫幽人
撫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葬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莫嫌
瓊雷隔南海聖恩尚許還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期
以我為英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和
韻先生有文啟而湘誠然去國未南方玉堂金馬在何處久知此地壓
渺茫平生四海子由耳少年便許同行義異鄉同氣各有適併合不似秋
江長明朝解手自南北風晨月夕猶相望古人兄弟有如此今人兄弟何

水樂大典卷二三百四十三

二十

獨立蒼梧自是古名郡頤有育教助天荒作詩重說二公事欲使孝友留
譬鄉過蒼梧陶尚翁近海江聲急孤舟下胥冥峩泉飛暴雨澗石
走群星水有瀟湘色猿同巴蜀號今人思舜德一望九疑青水井蕭
磬水井尚無水鳥與大山對真宰福梧人命名過相配美矣大之售所
主能為害水鳥壓其氣轉客還高恭祥光每發時州人同福養乃至井君
水其義故有在我未酌水井其美同沈鑒初疑蓬島脉又雅林源汎井寶
倘依然古基盡亡殊半為土埋沒半為石破壞于時初下車木樑整額澆
州城百舍敵締初宣客忘舊者為之新露者為之新卑污易以高狹小易
以大於公無所侵於私無所貸一誠與規畫邈邈及三載始末想井基指
示經數算引繩取其直立標正其界開鑿三尺餘通與古基會而偏甃堅
完不差升併三隅勢勢見磚師且徐縱比井信有神州人亦嗟惟井前
實舊豪邁對面瞻神宵出門遠聞聞金臨益增價顧將無尤態往往市人
未知在復臺內往往士人未知出塵籠外我嘗引客至五馬隨从猝暫脫

薄領中忽然無障礙。怡神八極遠。灌體清風快。臨江似山洞。酩酊常所或。
屢作謝公遊。放望蒼生待。雖無美政績。薄有循良策。寄語北水東。為我留
遺愛。火山之火載於闕。經有三說。越中人戶知之。而耆老云。不見者餘
五十年矣。紹興辛巳仲冬三日甲辰。山初若流星已而如日乍見乍隱。久
之乃散爲數道。流轉山頂。郡人譁目。聖火歸美於予。予無德而當之。因作
詩以識其事。

平解天朝火德昌。大山無火碑猶在。結之翻爲妄也言。自此神光俱不
見。向來徒說道州元。千詩百賦聞懷奇。捷道前賢跡可齊。顧我非才何

以稱。

願回嘉瑞福群黎。

梧州嘉魚亭

傅汝礪

舟楫四沙驛旌旗駐

郡亭江通五覽白。天落九嶷青。此日瞻雲氣。誰家見客星。草廡晝夜急。扈

掠幾時平。偶題嘉魚亭

余觀

耳節滿湘渚。迴眺蒼梧城。積雨滌煩

燠。高窓風露清。雙溪匯奔湊。尤疑鬢相迎。帝子去不返。自雲朝暮橫。游倦

脫塵鞅。滄浪歌澤櫻。良友速作故。天方聞政聲。余欲暫息偃。王事有嚴程。

況邇風塵際。戰伐未休兵。蒸徒候明發。沿月逐宵征。言歸詣金門。仰頤泰

階。千。懷友兄兼善。伯庚二侍郎。元光祖。王事驅馳。鬢已絲。又分節

城鎮南夷。天涯倦客行。益遠海上故人未尚遲。千里暮雲歸鴈盡。兩川春

水樂大典卷二三百四十三

二十一

水浴鷗嬉江亭酌酒各誰先。幾度憑欄望使麾。

和韻 千繼志 五絃

常拈橘葉綠。却資章甫出南夷。身罹海瘴嗟行遠。夢想衡雲恨到邊。梧桐

霜嚴丹鳳老。松巒日靜自猿鳴。茫茫前路暮蕪裏。銅柱何人秉將麾。

報恩寺題偈偶題

慕禹字仲倫

禪關寔蕭爽。地枕大雲麓。高樹夾路生。

森陰覆苔緑。當夫不知暑。遇雨知響瀑。風幡勿搖蕡。自雲滿廊屋。尋幽復

誰契。但見樵與牧。我厭塵寰居。禮願苦拘束。時來憩駿馬。解帶懶煩促。老

僧誰問訊。是慰彼幽獨。須臾二三友。續獻茶與醑。當圖一捐塵。共爾務嚴

讀。和韻 陳汝楫字濟民 蒼梧有名利。僻在山之麓。偶然來雙夜。踏

破蘚痕綠。溪湫合漢汙。林巖散情深。老禪雲滿梢。肯借半間屋。平生危行

心。養晦早自收。昨朝謝浮名。不受塵鞅束。洗俗世盈降。流光日以促。昆明

湖。云是仙者都。陰陽錯變化。烟雨縵模糊。蒼翠入城郭。山川時有無。迢迢

玉京客。皎皎映白駒。芳亭挹蕭爽。與神共俱。故人守茲郡。慰我亦勤劬。

載酒重足佇。文娛出嘉魚。雖云遙行役。旅懷爲之舒。酒醉日將晏。白月流

琴音。携手參稽覩。笑傲逍遙。

寄梧州府徐弁元太守卓良心經歷

永樂大典

卷二三四三

趙宗德字伯高。到官半月。若為情。日日驅馳。有送迎。萬里山河歸一統。
兩江烟浪抱孤城。山徭斧斧為呻吟。海國魚鹽是治生。白髮老翁無寸補。
諸君努力致昇平。古詩八韻奉贈德。折知膚井呈明德。通守時中列府。
良心長利善卿知事。葉見春字裏。中朝發端溪縣夕懇蒼梧城。蒼梧
有賢牧。察東俱特英。宴我南薰樓。宿我嘉魚亭。你看既重列。美艖仍細傾。
莫夜繼東燭。優至陳楚榦。酒闌吐肝膽。驥馬若平生。題勉服王事。行邁有
期程。贈言無誇辭。因之寄深情。題梧州府門驛。楊嗣賢字師績。晚
泊蒼梧秋水濱。遣愁特後一长吟。鱸魚未逐張翰興。蕙茲多虧馬援心。身
外虛名何足問。假前薄俗易相侵。男兒樂照孤忠淚。坐對青燈到夜深。
登嘉魚亭。嘉魚亭下水茫茫。倦客憑閒望八荒。江湛玉堂秋色淨。山開
圓盡脫烟蒼。且將濁酒醉佳興。莫聽悲笳送夕陽。最愛蒼鷺風味美。自雲
飛處是吾鄉。中秋對月。蒼梧之野雨初晴。喜遇良宵月滿城。秋景正
當今夜半。蟾光不減去年明。茫茫天地飄零客。漠漠雲山感況情。危酒砍
在心已醉。故鄉何日返歸耕。次趙伯高太守見寄韵。遠聞岑鶴之官
日。童輝絲絳竹馬迎。千里采麻新雨露。萬家鶴犬舊江城。知君報國丹心
壯。愧我思親自髮生。擬欲築居謀小隱。行藏何必問君平。登嘉魚亭偶
成。應遲字孟謙。獨倚朱欄望眼迷。美人楚楚隔天涯。雲連勾漏神仙
洞。雨暗瀟湘帝子祠。山色暖向青箬翠。江光冷浸碧琉璃。徘徊木盡登臨
興。忽報沙頭駐使麾。出郊。駐目蒼梧野。雲烟半杳冥。荒林虞帝廟。辭
日呂仙亭。城扼三江險。山連百粵青。長歌舒遠興。激烈振林淵。王佐序
采歌贈良心。慕長先生一章。行行歲云暮。孤鳴叫其群。玄陰積雨不成
雪。回風吹作蒼梧雲。梧江水落此寒石。我泛扁舟感行役。十年隻脚走飄
飄。乘頃却羨歸飛翼。聞呼新豐酒。懶聽齊門竽。顏奇魯連子。能射柳城弓。
古人悠悠不可見。今人往往輕貧賤。愁來試拂焦桐琴。陽春調古無知者。
側身天地一長嘯。慷慨空懷千古心。卓犖薇垣仙。來領梧州幕。相逢握手
即相知。意氣峥嵘重山嶽。我向江皋持解舟。君情眷眷還相留。金樽琪酒不
論直。為我滿引洗窮愁。殊悔橫憲竹為塵。左圖右史駕塵俗。客至圍棋敲
玉枰。夜長對話燒銀燭。銀燭生花漏轉蓬。呼兄友若更論詩。平生似此有
真樂。坦率不愛虛名羈。卓犖卓犖抱好。獨恨論心苦不早。書劍無成笑
我迂。交游有道如君少。仰愁高義無由會。行色匆匆擬明發。歸來艤棹定
相過。煩君載下西窗榻。奉伏天南道出蒼梧。留別慕長良心。卓君濟民
貞。外陳君玄宰高士。張君周南有李君彥舉。王君仲昇趙君。天台葉見

秦天台山人好清絕。平夜牽衣踏霜月。蒼梧弭節遇諸君。式式骨裸灑爾言。人生會合非偶然。酒酣吐論銀河懸。卓公倜儻已白髮。趙子峭潔當青年。仲宣登樓望鄉處。江上草蘿李鷹去。坐間誰似陳孟公。協律美譽有佳句。明朝短棹藤溪浦。滄波烟樹秋離離。楚天一鴈入雲去。請君寄我長相思。遊呂仙湖吟亭。清河張智鶴馭飄飄不見回。幽亭誰為理遺竹。浮雲流水佳人遠。倚遍閑干有所思。火山建安葉原賀字孟原。南粵炎荒地。山川儲英晶。夜後發輝光。洞達蒼梧城。焜煌天灯見。熠燿玉燭明。明時頤皇恩。膏澤沾群生。造化鍾奇特。神妙難言名。不比鬼磷檠。未騰古劍精。春風待使節。嶺峻從遠征。初聞心頗佞性。後詢與情況。况後紀載傳。庭燎其與京。願言勿劖破。輝采冲太清。水泉驅車出木門。輝節訪水升。寺古棟宇傾。碑斷苔蘚屏。源泉地中生。瑩淨可鑒影。命僧旋汲之。入口勝霜冷。試烹白雲茶。縱面雪花秋。世傳制大山。一郡賴鎮靖。晴深懸頃器。潤澤勞瓶鍊。可以灌我纓。依然脫塵境。次游湖吟亭韻。閑扣仙闌翠濕衣。耶耶一夢悟玄微。朝游衡岳乘龍去。暮厭蓬瀛跨鶴歸。琪草瑤花方外靜。白雲蒼狗望中非。洞庭湖上曾停棹。不及金樓夙願達。雨中登翠微。華未月明笙鶴下。蒼梧雲濕劍龍歸。城南老樹石空在。枕上黃糧夢已非。仙客遠尋勾漏洞。丹砂未就與心違。次藍僉憲登嘉魚亭韻。易謙字自牧。茅屋楓林下。江亭沙鳥前。四山肯入座。兩水碧搖天。喜有題詩客。吟無載酒船。登臨春事老。羈思陪婆然。登嘉魚亭劉擢字可與

嘉魚亭 藍晉字性之建安人。高閣流鶯外。荒城駐馬前。江寒三月雨。春老百蠻天。折柳悲橫笛。飛花近釣船。乾坤懷羈旅。把酒意茫然。城空花漫爛。樓迥雨瀟條。每草春土瘴。蠻江晚上潮。魚肥堪把釣。鳳去不聞韶。萬里更持節。恩波賴聖朝。題湖吟亭 洞庭萬里連滄海。石室千年隱翠微。華未月明笙鶴下。蒼梧雲濕劍龍歸。城南老樹石空在。枕上黃糧夢已非。仙客遠尋勾漏洞。丹砂未就與心違。次藍僉憲登嘉魚亭韻 易謙字自牧。茅屋楓林下。江亭沙鳥前。四山肯入座。兩水碧搖天。喜有題詩客。吟無載酒船。登臨春事老。羈思陪婆然。登嘉魚亭劉擢字可與
游湖吟亭 雨歇當初夏。林衝對巨淵。道同志爾汝。場間仰仲儔。歲氣侵衣潤。天光落酒園。湖吟殊未已。登覽倍欣然。今朝游樂處。似入武陵源。樹密夏將至。鳥鳴春不繁。雨來賓井合。雲去小龍也。為報來山客。開草望故園。人生能與何。行樂苦無多。亭敞鳥鳴樹。池清月入波。酒杯傳素手。冠帶挂青蘿。總是同心者。斯文氣味和。放生池水明亭門。都道紀陽住此山。王佩不來歸海角。青蛇何處落人間。或聞東老題詩士。未擬西鄰

賣藥還。政爾尋真。尋未得。蒼梧雲氣溫爛。堆。與地紀勝。松陰如幄。水如席。
秋盡山青自鳥過。獨坐一庵心更寂。數聲何處竹枝歌。白鶴觀在州西。或
通木鄉。或守蒼梧。走水間。題詩。瘴江山上。重相見。醉裏同看。蕙菴花。唐李
涉。送梧州劉中丞。楚江亭上秋風起。看發蒼梧太守船。千里同行從此別。
相逢又隔幾多年。堠籍送土梧州。身經大山熟。賴入瘴鄉清。沈佺期詩。隨
風身不定。今夜到蒼梧。客淚有時流。殊聲無處奏。潮添瘴海闊。煙拂太山
孤。却憶零陵住。吟詩平玉堂。月朴火梧州。却寄永州守。見文苑英華。南國
無霜霰。連年見物華。青林晴換葉。紅葉續開花。宋之問。經梧州。見文苑英
華。鬢鬢蒼梧海上山。蓬萊方丈有無間。水波自注。衡洲山自蒼梧浮。春
水有瀟湘色。猿同巴蜀聽。令人思舜德。一望九疑青。陶尚翁。梧州蒼梧序
計。南極蒼梧郡。江山號勝遊。海天情動水。峽月夜隨舟。陶尚翁。送吳利見
主簿之蒼梧。川流八桂木。地勢九疑餘。不憚勤酬唱。江通丙穴魚。陶尚翁
寄梧州。峽口蒼梧縣。城依南斗群。江潭潮海上。地熱火山來。草沒嘉魚穴。
雲封牛木臺。到處無獄訟。蓋寇酒頻聞。陶尚翁。送呂清典。詣蒼梧詩。水井
有泓門漱玉。大山無皎漫生煙。歐陽憲。恭公遺治傳。傳者舊。无結雖文載。所
編。同上。寄聲北水井。寫我留遺愛。蕭碧水井詩。吟拾江邊金翠羽。醉騎海

上玉麟腰。清談試茗遊水井。至樂觀魚坐鑑檣。郎寧蕭瑟。聞道君魚出大
山。我來那得一鱗看。胡長卿。過梧州大山。客有誤君之友考。吳郎有詩云
云。惟君萬里分符去。蒼梧之邦舜遊處。九疑七澤皆相连。黑海濤毫寫長
句。郎件正和。始守余干。蓬首詩。四六。大舜隱真之地。達人遺跡之鄉。
唐太宗。謂李靖曰。若挂之林。蒼梧之野。云云。乃授靖西海人總管杜林志。
方與勝覽。四六。榮分符竹。采淮蒼梧。地乃舜遷所因。漢置居百零土。廢之
中。連九疑。七澤之勝。北接湖湘而為吞吐之形。下通肴焉而有咽喉之築。
湖海大山。晉人內南歸之。自古休紅葉。傳陳木之間之詩。地望匪輕。曾是
珠本公之舊。帝人材亦
或尚李吳大守之故家。